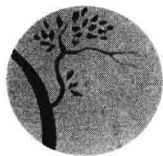




空巢

薛忆泓◎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空巢

薛忆沔◎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空巢/薛忆洧著.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5
ISBN 978-7-5675-2094-3

I. ①空… II. ①薛…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03136 号

空巢

著 者 薛忆洧
策 划 王 焰
项目编辑 朱华华
审读编辑 陈锦文
责任校对 胡 静
装帧设计 卢晓红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32 开
印 张 9
字 数 148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2094-3/I·1171
定 价 36.00 元(精)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献给

所有像我母亲那样遭受过电信诈骗的“空巢”老人

那一天的羞辱摧毁了他们一生的虚荣

目 录

第一章 大恐慌 / 001

第二章 大疑惑 / 071

第三章 大懊悔 / 139

第四章 大解放 / 211

第一章

大恐慌

巳时(上午九点到上午十一点)

这是我第一次接到从公安局打来的电话。一生中的第一次。我的一生,我不算短的一生。再过三个星期,我就要过八十岁的生日了。八十岁的生日……我曾经觉得它那么遥远,我甚至觉得它永远也不会到来。但是,再过三个星期,它就将进入我的生命,穿过我的生命……经过这么多年的“空巢”生活,我对这个特别的日子其实已经没有特别的感觉。一些亲戚和朋友早就在嚷嚷着要为我筹备热闹的酒宴和庆典。我坚决反对。我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我告诉他们,生日那一天,谁都不可能找到我。也许我会躲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也许我就躲在自己的“空巢”里……不管在哪里,我都会“躲”着,谁都不可能找到我。我不想庆祝八十岁的生日,因为我觉得自己的一生一事无成,不值得庆祝。这种“一事无成”的感觉最早好像出现在我丈夫的追悼

会快要结束的时候。最近两年，它变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强烈，经常会影响到我的情绪……当然，只要一想到我一生的“清白”，我就会振作起来，我就会感觉充实，感觉骄傲。是的，我的一生一事无成，但是谁都不要想在这一一事无成的一生中找到任何的污点：政治上的污点、生活上的污点、经济上的污点……我一想到这一点就会感觉特别骄傲。我相信，将来我的悼词不管由谁来写，这种终生的“清白”都是悼词里要突出的内容。

但是，我刚才接到了从公安局打来的电话，而且是从公安局的刑侦大队打来的电话。让我再强调一遍：是公安局的刑侦大队，而不是我曾经打过交道的户籍科或者出入境管理科。我刚从菜场回来，刚在沙发上坐下，刚准备打开那份刚在超市旁边的报刊亭里买的《南方周末》……当然我只是准备浏览一下报纸上的标题，因为时间到了，我马上就要进入洗手间，坐到马桶上。我总是在早上固定的时间进入我一天之中最关键也是最痛苦的生活程序：如果运气好的话，坐上一个小时左右，我的肛门就会被费力地挤开。如果运气不好，我就需要等更长的时间。而遇到运气最不好的情况，不管坐多长时间，肠道和肛门都不会有任何的反应。最近这三天，我的运气就“最”不好。我每天都在马桶上坐两个小时以上，却总是无功而起。我已经非常灰心了。

我已经非常担心了。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我又必须去医院
洗肠了。我不喜欢去医院,从来都不喜欢。

我受便秘的折磨已经将近十年了。我进出过大大小小的医院,求助过林林总总的医生,也尝试过形形色色的秘方,却从来都没有找到过治本的良方。以前所有的医生都简单地诊断说我的痛苦是肠胃功能紊乱造成的。我相信这是他们对所有的便秘患者作出的同样的诊断。可是四个月前,我的病因突然变了。在小雷负责组织的那一次免费系列保健知识讲座之后,有三天的免费专家咨询日。在那三天里,我一共咨询了四位专家,他们关于病因的说法完全一致。他们都说我的痛苦起因于脾脏功能失调。这种说法让我感觉比较可信,因为它有点辨证论治的味道。而且它与当年医生向我解释糖尿病病因时的说法也完全一致。“根本就不用担心。”四位专家都这么安慰我。他们都说,由他们部队医院用最新的电脑技术开发研制的保健品系列中的“固本健脾露”和“神益健脾丸”就是专门针对我这种情况的。只要坚持长期服用,总有一天就会出现“神奇”的效果。医生们的乐观态度对我是一种很大的鼓励。在小雷的建议下,我马上买了够吃六个月的“神益健脾丸”。我坚持认真服药,一天都不敢松懈。可是三个多疗程已经过去了,不仅“神奇”的效果还没有

出现，我便秘的情况反而比服药之前严重了不少。我有点气馁，但是并没有打算放弃。小雷也几乎每天都会来电话，给我极大的支持。“坚持就是胜利！”她不厌其烦地说，“我们先吃六个月，不行再吃六个月……我就不信它没有效果。”那极有感染力的声音让我感觉她与我同病相怜，而且也在吞服同样的药丸，也在等待同样“神奇”的效果。

是的，我刚在沙发上坐下，刚准备打开那份刚在超市旁边的报刊亭里买的《南方周末》……就在这时候，电话铃响了。我马上反应是它来自我妹妹。我们现在每个星期至少要通话三次。昨天通话的时候，我妹妹提到她的一位邻居用从网上找到的秘方治愈了困扰他二十多年的便秘。她说她会要她的邻居将秘方传给她。收到之后，她会马上打电话告诉我。我妹妹借此机会又抱怨了一下我对“新生事物”的抗拒。“网络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她惊叹说，“它让我们生活充满了奇迹！”

我从容地拿起话筒。我希望新找到的秘方不会与我以前已经试过的那些雷同。可是我“马上反应”错了，话筒里传来的是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

我其实经常接到陌生人打来的电话。每天都会有，每天都有很多：房地产公司的业务代表向我推销即将入住的优质房，

医药公司的业务代表向我推销最新开发的保健品，电话公司的业务代表向我推销正在热销的套餐，银行和保险公司的业务代表向我推销回报丰厚的理财产品……那些陌生人通常都非常热情。他们会对我阿姨长阿姨短。在言归正传之前，他们一定会向我问寒问暖。而这个陌生男人的口气威严又森严。他的第一句话就确定了我们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他在查验我的姓名。在我的记忆中，好像从来没有人用那样的口气查验过我的姓名。我觉得那不是我自己的名字。我觉得叫那个名字的人犯了不可饶恕的大错。

陌生的男人说出来的第二句话让我更加紧张。他告诉我，这是从公安局刑侦大队打来的电话。“公安局?!”我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话。“公安局刑侦大队。”陌生的男人强调说。我听清楚了。我意识到了正在与我通话的是一位公安人员。这是我第一次接到公安人员打来的电话。一生中的第一次。

公安人员紧接着问我家里还有没有其他人。他的口气还是那么威严、那么森严。

“我早已经是空巢老人了。”我故意用幽默的口气说。我以为这样可以缓解一下自己内心的紧张。

“我问的不是这个。我问的是此刻。”公安人员不耐烦地说，

“我问的是此刻你身边有没有其他人？”他的不耐烦更加强了我内心的紧张。

“此刻没有。”我紧张地说，“但是……”

“但是什么？”公安人员急切地打断了我。

我能够听出他高度的警觉。他的警觉让我更加紧张。我告诉他，有一个朋友会在十点半的时候来看我。我感觉自己的身体和声音都在微微地颤抖。

“什么朋友？”公安人员问。

我没有马上回答。我觉得他的追问是对我的羞辱。

“我们需要掌握与你来往的所有人的情况。”公安人员说。

我犹豫了一下，告诉他要来看我的是保健品公司的业务代表小雷。她会送来他们公司新开发的“智能腹部按摩器”，让我免费试用。

“你怎么跟这样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公安人员说。

我还没有来得及反应，就听到了他斩钉截铁的命令。“马上取消。”他说。

从来没有人对我下过这样的命令。我一方面觉得事情非常严重，另一方面又觉得自己非常委屈。“我已经约好了。”我说，想要挽回一点自己的面子。

“我们的谈话将涉及一宗正在侦破的特大案件，”公安人员说，“不能被任何人打断。”他命令我马上取消与小雷的约会。他说他过两分钟再打过来。

一宗正在侦破的特大案件？这新的信息又将我的紧张情绪推上了新的台阶。我紧张地环视着已经习以为常的“空巢”，突然又有了要出大事的感觉。这种感觉在我一生中只出现过两次：一次是在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事件”的前夕，一次是在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四人帮”的前夕。而那两次要出的都是国家大事，与我个人的安危并没有直接的联系。现在，公安人员准备与我谈论一宗正在侦破的特大案件。我感觉“空巢”的每一个角落都弥漫着恐怖。我感觉我身心的每一个部位都充满了恐慌。

进入“空巢”生活阶段之后，我的记忆就越来越差了。我现在甚至连五分钟之前做过的事都会忘记。但是，有几个常用的电话号码我却一直都能牢牢地记住。小雷的手机号码就是其中之一。我可以毫不费力地按出这个号码。可这是怎么回事，怎么我记不起第六位数字了？还有第七位，第八位……这是怎么回事？我做了三个深呼吸，想让自己的情绪平静下来。没有用，一点也没有用，我还是够不到自己最牢固的记忆。

记录电话号码的小本就在茶几上（压在救心丸药瓶的底

下)。我翻到小雷的号码,一个一个数字小心地按下去。电话很快就被接起了,但是接电话的人却不是小雷。她的态度还不错:她问我找谁。我说我找小雷。她说我拨错了号码。这是怎么回事?我肯定小本上记着的号码没有错。我又重新按了一遍。电话还是很快就通了,但是我还是出了错。这一次接电话的是一个声音沙哑的男人。他问我找谁。我有点不知所措。他又问了一遍我找谁。我刚想回答,电话里传来了一个孩子的声音:“肯定是骗子,不要理。”我充满委屈地挂断了电话。

这是怎么了?我伤心地咬住下嘴唇。我怎么照着号码按都会按错?公安人员只给了我两分钟时间,我不能再耽误了。我仔细地读了两遍小本上的号码。那是我一直都能背出的号码。它肯定没有错。我照着号码用更慢的速度一个一个数字地按下去。谢天谢地,这一次我没有出错。小雷很快接起了电话,她说她很快就来了。我让她不要来了,我说我有急事马上就要出门。小雷关心地问我什么事。我实在不想骗她,但是我不能不骗她。我说我必须去医院检查一下,因为又有差不多三天没有大便了。小雷说她手头正好有点事,否则她要来陪我一起去。我让她放心,我说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自己能够应付的。

刚放下电话,公安人员的电话就来了。他问我怎么打了那

么长的电话。我说前两次我都把号码拨错了。“就是说你刚才一共打了三个电话?”他很警惕地问。我说是的。“就是说你刚才一共跟三个人说过话?”他接着还是很警惕地问。我说是的,尽管我和第二个人并没有说话。

公安人员没有马上说话。我感觉他与身边的人在商量什么。然后,他用威严又森严的声音告诉我,他们正在与全国各地的警察联手侦破一宗特大毒品走私案。“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他说,“你已经卷入了这个犯罪集团的活动。”

我开始当然觉得这完全是可笑的无稽之谈。“这怎么可能?!”我争辩说。我的一生是清白的一生,是没有污点的一生。不要说罪了,就是大一点的错,我都没有犯过。

公安人员好像没有听到我的争辩。他用威严又森严的声音“希望”我能够认清形势,积极与公安机关配合。“你知道我们一贯的方针就是‘坦白从宽’。”他斩钉截铁地说。

“你说什么?”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坦白从宽”?!这样的词怎么可以用在我的身上?!我马上就不再觉得可笑了。我觉得可气,十分可气。将这样的词用在我的身上是对我莫大的侮辱。我从来没有受到过这样的侮辱。这可以看成是对我人格的强暴。“我已经是快八十岁的人了,”我气愤地说,“怎么可

能会与犯罪集团有什么联系?!”

“现在老年犯罪越来越普遍了。”公安人员说，“根据美国最新的研究……”

“你们知道我一生从事的是什么职业吗?”我气愤地问。

“我们什么都知道。”公安人员说。

“我从事的是最光荣的职业。”我气愤地说，“我是一个有将近四十年教龄的人民教师。”

“这又能说明什么呢?”公安人员说，“前不久，校长都抓了好几个，你应该知道吧。”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气愤地说。

“现在有多少人在用卑鄙的作为玷污人民教师这种光荣的职业啊。”公安人员说。

我还能怎样来为自己辩护呢?在雄辩的公安人员面前，我所有的理由都显得不堪一击。“卷入了犯罪集团的活动”好像已经成了无法争辩的事实。我马上想到了自己的亲戚、朋友和邻居，我马上想到了自己的儿子和女儿……我将来在他们所有人的面前都会抬不起头来的啊。羞耻感迅速击穿了我的自信心。我绝望了。“我一生都是清白的，”我绝望地说，“我从来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国家的事情。”